



朱杜谿先生集目錄

卷一

賦
頌

華山賦

高臺望月賦

鑿山古洞賦

春江賦

北峽關賦

平田泛舟賦

瑞穀賦



東巡頌

擬漢神魚舞河頌

卷二 序

張聲百秦遊詩序

梁質人西陲三

林蹇齋金石刻考略序

唐墜垣先生心聲編序

龔孝水周易彖義序

評點東萊博議序

劉大山時文序

石氏世譜序

遊歷記自序

送李生歸里序

送梅勿菴遊武夷序

卷三

書

與萬季野書

答王崑繩書

告同郡徵纂皖江文獻書

與李中孚先生書

復書附

再與中孚先生

附張采舒來札

答一

附采舒第二札

答二

附采舒第三札

答三

附采舒第四札

答四

卷四

記
碑記

小孤山記

皖江遊覽記

泊湖口新設營汛記

郡伯劉公監兌漕糧記

遊馮公少墟園亭記

遊閩中許氏石林記

遊苦縣瀨鄉記

山居記

寶相寺記

狄梁公祠堂碑記

振英祠碑記

卷五

傳

明工部尚書呂沃洲公傳

明中丞金麗陽先生傳

龔隱君傳

傅處士傳

先考仲藻府君事略

亡妻沈長君事略

卷六

論 辨 跋

封建郡縣利害論

古南嶽辨

記闕里志後

記闕里志後二

記顏曾孟三氏志後

書村塾二十四孝傳後

卷七

雜著

皖寨紀事

記徐司馬三征事

記家譜

藥說

貼壁答言

鑿山古洞賦

山皆洞也故以鑿名其翹出者凡三十有奇十里而遙幽窅迴不可測余因校修邑志賦以紀之曰

仰高山之弗律驚石麓之嵌空納乾坤為窟穴吐日月於鴻濛劈閣道以鬼斧琢危磴以神工蓄奇觀於天外韜別域於寰中爾乃塢成百一峰來十六塢塢霞聯峰峰霧屬蹴九子於東偏掉雙峰於西麓負龍宮以穿雲抱虎石而吼旭伊嵐氣之在腰惟溪聲之環足於是搜奇幽壑探異層巒偃樓入戶罄折開闕山膚崿崿水腹

木
卷一
潺湲地傳聲而滿耳天懸照而窺顏色映人而生綠氣
觸石而成斑則有罅乳丹珠架嵌碧榻枰留王子之鳧
篆焚梵宮之鴨疑雞犬之時聞恍桑麻之可插笛有韻
以凌風煙無蹤而出峽亦有涓涓之潤嶽嶽之河游魚
鼓鬣靈龜泛波遙聞栖鶻暗覲神鼉心搖魄戰目擊胸
摩混茫兮若鴻荒之未闢彷彿兮有仙籟之時過且復
瑤草滿牀寶樹為幌閃爍其光噌吰其響夏鐘磬於龔
簏拔珊瑚於鐵網天府蓄兮豐饒海藏輸兮淵廣倏而
徑窮水角路上雲頭暗中搜索靜裏推來疑布武之無
地羌返顧而將休忽隙光其若線引奇境以相投時有

異獸盤空珍禽踞石或獅子之昂頭或鳳雛之展翼或
抱子而欲眠或哺鷄而呼食莫不鬪巧呈能誇才市力
靈囿蓄而未能良工圖而不及若乃菴近資福路出泗
源折嶺梅以寄容翦尺韭以留賢斯亦曠懷之所寓而
非俗士之可傳也想夫洞壑天開林邱境別伊何地而
無之實茲山之獨絕望衡巖於漢南瞻副岳於江北奚
不亞洞天於道書名福地於仙闕然而林屋洞古仇池
石竒幽人所託志士不棲懷山凝而岳峙抱海闊而天
舒鬼神莫測其域蜃貝莫比其儲環禮樂以為洞府聚
仁義以為都居信卷舒之在我任意致之所如

春江賦

宿處中江之北彭蠡倒瀉雷澤平吞山國澤國
兼而有之皆江之潤也小孤屹立實以海門作
我江關砥柱之功非匙時值春暮江花欲發爰
賦之曰

方春和之晴煦恣遊目於江干借天光為上下盼雲影
而盤桓伊源頭之活水為浮天之怒湍發浴沂之逸興
羌愴怳而多端爾其起自岷山險於瞿塘吞吐雲夢旋
繞高唐乘以七澤束以三湘敲雙鐘之白月落五老之
青霜惟海門之一柱乃屹立於中央撐乾坤之崖壁摩

日月之光芒是以建國分符淮北之澣皖伯肇封錫茲
土宇爰及炎劉松茲託處環桑落以為洲瀕楓岸而為
渚迺延衰於東南故冠吳而吞楚於是春來水面畫在
晴空江天初曉山雨時濛迴陽鳥於彭蠡飛畫鷁於吳
淞戲落花而魚出鼓煖浪而蛟通李蜚英而岸白桃粲
蕊而波紅况乃汀蘭獻青岸芷散馥榜送光迎橈開香
逐想楓落而不冷憶蓉開而可掬借落霞之斷紅襯長
汀之空綠覺和氣之迎人美芳華之燦目佇風來而成
文看雲起而若屋斯春光之明媚宜渡江之新曲何當
放眼漣漪寄賞原泉盈川悟化道岸登先若大川之學
海擬神瀆之通天石相撓而不濁蠡欲測而彌淵蓄貝
闕以為富抱驪珠而自眠春常盈於天地江乃翦於簡
篇湧文瀾而不息奠海柱而無偏坐春風以成賦愧潘
江之獨傳

北峽關賦

北峽關江淮天險也桐接其陽舒伏其陰危巒

萬壘屈於羊腸扼其吭而關焉過而賦之曰

惟天設險南北攸分自彼霍岳羣山若奔蔽江淮而為
屏翰障吳楚而極嶽峯翼我南邦屹立乎桐山之後實
惟北峽雄峙乎舒國之陰夫其懸崖崩斷嶺塌怪石橫
危峰雜斜者如窺敬者如壓或端正而坐息或踔厲而
怒發或穢面而蕪生或童顏而若刮蓋此蟠幽壑而聳
重霄只可潛神蛟而栖俊鶻於是巨靈持斤五丁執斧
劈茲一線僅通數武面危壁而懸征踏石磴而欲俯徑

疑險而翻平任一伸而一僂林深似漆腥聞飢虎之風
泉擊如鐘響傳渴龍之雨爾乃攝衣而下途以石支山
窮路轉水抱溪迴古木可憩行蹤轉疲繫僧舍於山腰
木魚時扣綴茅房於石角鼠婦潛馳時則出谷口踏梅
心山避人而漸遠地闢畝而加深回首重關恍飛來於
天上極目四野杳不睹夫幽林乃知造化之奇天地之
異忽平如砥忽高難企真操縱之自如豈勉强之可致
深山大谷孕萬有而不居其功峻嶺崇山毓百靈而不
見其費是故凡途有級式先以登涉遠者無改其步升
高者必極其程惟其惡污下樂高明岳立而止山起而
行持鎖鑰於北門則用德以為險莫
盛朝於磐石斯設柝而不驚

平田泛舟賦

石脾抵皖舊有舟道自雷公橋望之皆平疇也
雨溢水暴人家落落在水中央舟子駕禾杪取
捷徑焉田行數十里因賦之曰

伊平疇之十畝忽招涉以逶遲鼓蘭漿於視土響款乃
於耕犁曠四望而無際迴百里而皆池羌洪波之浴日
豈細流之成溪爾其南發司空北源霍岳皖水為經熙
流為絡延袤五都奔騰萬壑鳳凰飛兮若驚蟠龍起兮
思躍紛飛燕而羽翔頻舞羊而足躩於是盆傾白帝瓠
決黃河鶴失其埵雉離於羅浮茅舍如敗葉亘綠野而

橫波本稼穡之腴壤胡桂擢之高歌爾乃大阪平流輕
舟遠渡黑壤無分白水如沂繫徂隰而阻矚翻舞鷁而
舞鷺變農語為漁歌改蠶道為蛟路懷饁餉兮何人徒
鼓柁兮延佇夫大道之渺聖緒之幽卷之欲密放之欲
周其密也如淵泉之歸一掬其周也如巨海之環九州
然而藏懼其寂發懼其浮蘊釀於中宜有本而不息時
出於外無泛溢而難收是以君子取戒於溝澮而有悟
於川流

瑞穀賦

宿治北四十里名仙田漢時邑大夫張侯有善
政離離嘉穀應焉不植而粟歲有其秋色乘具
圖於前蓋以寄甘棠之餘思抑亦勸松土之後
起也賦之曰

惟舒州之徼壤實嘉穀之挺生感神君而發秀依衆母
而含英藏造化而擢穎浥雨露而抽莖爾其水接白巖
路分赤土輜軒時過行人可數眇白蓮兮雙峰距香楓
兮數武捲麥浪而成濤刺秧鍼而在手忽覩此之穰穰
驚禾易之長畝苞含天地根植德仁方社無力先嗇非

神種詎藉於農圃成無待於耕耘嗟旱澇其弗恐斥蟲
騰而不驚蓋天質之自然非人事之所憑至若資生萬
物扶助陰陽榮盛享帝玉食惟王投醪鼓幟燕衍承筐
庚不呼而亂靖府既修而化彰濟民瘼於四國廣
皇仁於八方斯作甘之利溥貽邦家而有光又若洗腴
承歡色養志喜隱相視聽時御甘旨厭以酒漿娛以菽
水鳩我九宗陳彼八簋式乾餼而無愆酌大斗而介祉
鄉登媯睦之書里陳仁厚之史羌時和而年豐迺風淳
而俗美益復育以化雨鼓以惠風潤以甘露覆以豐隆
濬洙泗以相溉役有邠而為農犂莘野之道義耕南陽
之卧龍庶託根之匪淺可預卜乎屢豐若夫芝蘭幽谷
孤芳自賞松柏高柯歲寒無枉發幽人之遐思寄高士
之逸想然而餐芝茹蘭不可以終年嚼柏咀松止可以
自爽孰利物而成周惟嘉穀之能養超瓊瑤而為質儼
珠貝而莫髣願上登於天儲極阻飢於草莽

東巡頌

敬惟

皇帝至德合天天春厥德祚以太平萬世無疆之休越
裳委贄肅慎來王瓜沙歸圖鐵勒入版於是嘉祥被顯
瑞登三皇可四五帝可六也惟東南國託壤江海田賦
疆域水利漕儲惟煩華蟲藻火織文機絲麻帛惟棘賢
人君子惟衆禮樂文章惟嫻徵收供億禦備惟困厥壤
惟瘠厥民耕鑿貿遷惟良

帝永念哉康熙二十三年爰舉巡狩禮歲八月東巡狩
出自燕雲至於金陵扈從簡約攸俎室家胥慶迺燔沈

祭告東諸侯朝於
帝所咸受厥職唯謹大哉 缺

敢不對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

帝曰俞錫爾龍卷爾華於躬民其仰錫爾

御書爾警於目民其庇東諸侯受命敢不拜嘉惟時觀

者環道頌聲洋洋旋蹕京都念巡幸所經賜今年田租

什之三復其積欠天下加爵晉秩萬民懽忻洽於草野

草莽臣書作頌曰猗歟

皇圖參天漸海貢契通道獻雉耀采萬國來同被我

皇風

皇自敬德日躋時雍邈矣負古代有巡覲云云亭亭史

紀其盛粵稽皇虞輯瑞朝岳姬宗受圖明堂斯作

皇曰都哉懷茲民艱深居閭闔加意元元眷彼東土江

淮交會幅員寥廓疇熙若載田賦既煩杼柚其棘或有

遺賢光韜彩匿供億孔疲地瘠人醇伊誰作牧用康我

民乃咨太常 缺

雲驤乃咨太僕

御我六龍執轡如組
蘇鸞玲瓏乃咨元戎
屬車並啟箕張翼舒
風行雲駛乃咨牧守
各安爾職來惟省方
勿有禍適維秋之仲
盛德在金涼颺拂轡
玉露披襟遵彼大道
經歷齊魯舳艫凌江
建康之滸羣侯肆覲
天顏有喜煌煌絲綸
聖謨伊邇撫茲百姓
曷紓其忱潔己奉法
各凜官箴念此南邦
既淳且貧惟日孳孳
字我農人安念樂康
天子萬壽仁風翔洽
溫綸和厚載錫之服
俾莊以臨載錫之書
俾警厥心

天子遄歸恐勤我師
祀陵祀明太禮聖道與時宜
竹被嘉名舟志倣戒

天藻輝煌溢於百代
東國言旋彌念黔首
賜復蠲租洋溢九有我

皇之德涵乾育坤
金鏡永握玉輅時巡
君臨萬國萬有千歲
億兆烝民沾被無外

擬漢神魚舞河頌

炎漢丕承三統誕撫萬方上帝游休聿徵異物黃龍見
白麟游駁庶獲時則有若寶鼎天馬芝房赤雁相如諸
臣凡四作歌被諸管絃咏之朝廟天子肆赦蠲租賜吏
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女子百戶牛酒六宇翔洽馨聞
上天今聖人嗣興鳳凰再下神爵頻集憩夏騫春光昭
雍輔乃元康四年稷降郡國芝產銅池奇獸獻於九真
白虎獲於南郡珍貺自天不可殫紀天子修祀事循孝
武皇帝懿軌將駐蹕萬歲宮飭躬齋精為百姓祈焉造
舟東濟天淨雲間著見景象震於見聞利涉大川信及

豚魚其誰曰非神也爰作頌曰帝禮汾陰齋心乘龍千
官扈蹕臨河徂東青鳶前指樓船御風簫鼓競陳棹歌
齊發蔚藍天淨白蘋波歇河伯稽首伏迎行闕河流湯
湯潑刺有光匪奏鈞天曷舞將陽馮虛游目羣情悅康
猗歟神魚中流起舞鯤徙其池龍幻其服風搏其鱗雲
挾其羽粵稽黃帝赤魚貺休亦越周王白魚入舟大畀
神物載躍載游牧人叶夢綏豐屢秋爰祀聖瑞薄海同
謳

評點東萊博議序

予點定東萊左氏博議既疏明其旨趣以示學文課試
之程間有辨駁以繩其未能全合於道者將私諸子弟
及受學之士非敢謂有當也坊人遽請刻以問世於是
東萊自謂白其病於諸公長者之側而予亦竊附其病
以驗觀者焉魏冰叔有言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
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
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於
吾之一身其尚可以為人乎哉予嘗服膺其言竊以為
好逞臆見以翻古人之說與夫不明是非而曲徇古人

之說皆無當於古人而自誤以誤人者是故學者之道在於精義而立言之法貴乎反經有以窺聖人之意而不失乎人心之所同然可乃行遠而不敝以予之鄙陋內之濡染既未能承中原文獻之傳外之游處又未嘗有林胡汪張朱諸公之講索乃於是編不止於疏明而間有辨駁金石珠玉曰非重黼黻文章曰非美鐘鼓琴瑟曰非樂此其病非狂則愚非瞶則聾而已矣君子之取益於天下也不貴其美疾而貴其藥石則予之所以與東萊相繩者東萊之所樂也天下之諸公長者苟不我棄而我繩焉豈非我之所樂歟雖然予之所以辨駁者義理也若其文則雖止為課試之先資而實有不可得而廢者以今之從事於課試者勦襲雷同鄙倍浮偽其病殆必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而後治焉惟是編可以藥而生之則又願各取以治今人之病而毋甘於沈痼而不可起也

郡伯劉公監兌漕糧記

歲壬戌奉徐大中丞禁革里排凡往年里排所經收者
舉以官收官兌著為令續奉兩江督憲于公移檄州縣
應徵漕糧務令潔淨松土磽瘠厥壤黃赤所產米各如
其壤色邑侯蘭水朱公稔知之先期諭民赴他邑易純
白穀種植之秋收取米輒變莫可如何及期運丁欲壑
無厭少拂輒指米色爽潔淨例不肯收官贈之外多挾
私贈又指尖耳橫肆勒索會郡缺別駕郡伯劉公攝事
行部所至搜剔積弊以次入松邑見其山曰林木之利
民者何寥寥也見其澤曰魚課之困民者何以蘇見其

土田曰高者懼燬下者懼滂甚矣原隰之俱病也見其
廬舍曰巨室大族火於寇蠅鬚蝸角竭於徭甚矣貧富
之共咨也見其洲渚曰蘆葦之為累一至此也徘徊者
久之日暮宿於道旁之舍延儒生訪疾苦行李蕭然騶
從不驚居者行者不知上官在吾境明日抵倉次諸運
丁以潔淨例挾米公前公曰所謂潔淨者毋糠粃毋砂
石之謂今乃欲變地力以飽汝慾乎民困如此糧符額
足以漕矣汝欲飽獨不念吾民饑乎因示諸民凡運丁
無端勒索自正收兌及官贈銀米以外敢取一粒一文
者以聞罪無赦於是漕弊立清官弁帖然無復譁者公

行廚自供從者皆裹糧但飲松水而已還郡常念松疲
百從寬卹松民食德獨厚云公名標號懷遠晉之安邑
人庚戌揀選治皖多善政

山居記

自鑿山外無高嶺側峰屈曲迤伏走平岡數十直者如棟盤者如垣旋者如蛇龍東二十里為溪二皆曰豆大小分焉又東五里予居之為田三十畝為廬數椽為水聚三派到門折而西而南而東歸大湖注江廬四圍皆山山上為松數千株雜樹間之東之岡隆隆然獨起若不肯與眾岡伍者道載其上貫南北由之以通岡下為隴隴多梨春梨競華皤皤如碧琉璃環吾屋喧者為鳥為農歌為漁遂為樵車聲震嘯者為虎跳踉者為獐為兔文而翔者為野雞隴下有窪為塘二小者三塘淺水

清大魚弗居鱸鮓聚族其中常與人狎以手承塘水呼
羣來囁所居背天柱面匡廬煙嵐晝收前後在樹杪疑
即几席友人胡漢聲以為此雖近湖有山居之概故忘
其無高嶺側峰也遂名曰山居顧予非有擇於是也偶
託焉遂樂之非惟樂之抑亦重有得於其中以予之見
疾於俗也從遊者暱我而不我禁戒良友知己言之矣
又不詳誰與發其蔽示之道者今觀水之曲折將徑直
者其不可以達邪山之圍繞將踈闊者其不可以衛邪
岡以隆起而得道焉其甚矣毋自卑且汙邪槩之華其
潔者邪禽鳥農樵漁牧之聲以自然而鳴者邪虎警吾
放心者邪獐兔示吾輕詭者疾邪君子之物其身也殆
雉也邪能容而別者塘邪小人之比也蝦鱖之族邪烟
嵐收而遠名山出也胡可以自障而矐其目也邪嗚呼
道在是矣諸子以予說為有得也請記之於是乎記

狄梁公祠堂碑記

邑東三十五里有山屈如盤盤中有古祠神冠進賢冠服龍卷丰姿嶽峙而淵渟者狄梁公也後有巨石若立獸甚神人不敢犯或曰公巡江淮偶至立坐石上故神遺於石噫異哉公之神乃在石耶石之神其公也耶夫以石之無知而公之立坐其上又無幾何時也然而石卒以神若是乎公之無乎不神也予始疑弗敢信既乃縱觀名山大川往往風雨之所晦冥狐兔鳥雀之所窟藏孤猿野鶴之所攀援而棲止甚者岸谷而谷陵矣而古人遺蹟彌久彌新摩苔蘚者能記之於目稗官野乘

能筆之於書則豈物之自傳哉古人既藉物以傳斯人去而物留即物留而神未去耳又何疑於梁公之石之神也耶雖然以石之無知也公之立坐其上又無幾何時也而石卒以神况於人乎君子操治人之權摩以歲月其人不化者未之有也且石之神或有時而未必然也若夫聞公之風者百世以下有不興起者乎而豈在石之神云爾乎公之祠在松者三污池則曰忠節涇江口祠曰白雲與彭澤相望祠於是者又與忠節白雲鼎峙而為三自明季亂淄流踞祠改為高覺庵移公像於前與所謂伽藍者雜處予懼無以妥公神也公生毀淫祠而公祠反為淫祠所沒歷數十年邑中人若罔聞知是不若一石之靈猶足識梁公於千載後而永永不移也爰告同志鳩材更新之大書唐梁國公狄公之祠於門并為之記

振英祠碑記

振英祠者唐中丞張公睢陽廵之祠也宿祠公自石氏始石氏宋理宗時渡淮得公像祀之崇黎宮其孫武節將軍松顏公良值紅巾亂慕公捍禦江淮之烈鳩鄉民保障一方卒賴以安因歸功於公之神也公祀縣學左名其廟曰振英祠數百年不敢廢明季遭流賊兵燹祠燬移公像老子宮典禮缺失松顏十世孫雲亭先生頌功師表南國倡明道義嘗顧廢址慨念之以為公勲不可沒祖宗之志不可忘敬告邑大夫薦紳人士更新之僉曰善於是削榛莽鏟蕪穢八材孔良堂奧用興公自

謂當為厲鬼殺賊舊像髮指皆裂以章公志今仍之更
貌其正容冠服都雅丰裁載肅一神道一人道也既成
命書志之夫人情慕是人必求如其人而止然正不必
盡如其人也學公者豈皆致命遂志臨難不避爾乎士
無彝險皆貴自立苟不自立險則靡彝亦濫也世亂奮
不顧身拯民塗炭固公事也世治優游仁義人倫家國
亦公志也拜斯祠者其亦各隨時地而思所以為公也
歟頌曰於赫睢陽保我江淮江淮屹屹公捍其災極溺
亨屯述公之事講義型仁繼公之志道無治亂易地則
是濟濟羣英振以公神蒿宮同峻泮水同清

先考仲藻府君事略

書始祖相三公奉詔自鄱陽瓦屑壩來宿松楊西坂贅
於曹氏歷五世而有諱文鏞者書高祖也曾祖諱佐字
近松祖諱朝宦字肖松高祖同產四人行次二曾祖無
兄弟祖同產四人行次四祖為人黝而長好急人急每
代負逋為累卒年七十餘葬張福上初清丈田地者侵
祖墓域夜夢黑長人杖擊之曰奈何侵我叩頭謝罪良
久乃解故或語祖為神考為三府君有世父仲父府君
其季也諱光陞下諱德字仲藻家族自遷宿松以來讀
書為士者雖衆然皆他支屬祖以上皆力農持門戶未

嘗業讀書為士府君為人巨鼻厚唇白齒紅輔長面高
頰美髮少髭性厚重潔清動必以禮無惰容及遽言厲
色幼好讀書喜精細常曰讀書不求甚解者不可穿鑿
附會爾苟其不解則如勿讀比婚尹宅外祖抒白先生
有名縣學無子親教府君然外祖性敏府君鈍嘗不如
外祖意則恚不教顧心重府君曰柴愚參魯其此子也
邪久之歸從他師學值明季亂稍就試有司輒止不試
流賊屠掠大江以北歲大稔疫諸事農者略以筋力延
朝夕府君既讀書不能作苦瀕於死數矣然府君卒不
廢書江南既定邑人數奉閩粵命致大師府君乃跳身
授徒太湖潛山山中以丙戌歲出間歸不恒居凡出二
十八年始歸歸則世業蕩然矣府君不以為意曰吾子
孫能讀書即世業也書兩兄皆生亂離中府君自課之
讀書皆通大義書五歲即抱膝上口授四書夜圍鑪輒
以筋畫灰作字使識形聲稍長教以古今世變忠孝諸
大節博習詩古文辭顧屏干祿之學不使進凡書粗能
經藝時文皆十有五後竊為之者也病篤時母哀泣猶
慰之曰幼兒能讀書吾願足矣勿悲也府君遭變後甦
中深衣歷十餘年一易胷中嘗有以自樂雖貧困患難
死生之交初無介於顏色與人無城府客來雖四簋不

具必雅談歡洽至丙夜不倦弟子市筆筆工多予筆十
遺追還之曰竭筆工力日但可得筆十耳我無直得彼
一日工不益富彼無直失一日工即有一日饑者矣古
人一介不取非潔己而已正以為人是即任天下之事
也府君年二十二娶三十有五生伯兄世忠四十生仲
兄世質至生書即已四十有七矣命名世文後自名書
志府君志也府君三十有九出外六十有六歸里歸二
年卒於杜谿凌塘北莊葬鑿山獅毛尖之陰妣尹孺人
生少府君七歲外祖既無子特珍愛孺人年十有五外
祖沒無墓功之親遂來歸焉雖幼能躬習勞苦不怨是

時祖母已謝世僮婢或逃或死無存者府君讀書為士
不能效筋力即授徒遠方祖考生三姑小姑未嫁孺人
得與偕府君外出則兩人篝燈紡績率至夜分世父仲
父持家早各有私贏遂異爨去府君讀書既重費師友
供又無力自給食用常乏又須供具祖考膳孺人悉艱
苦濟事世父出私橐別購田若干畝盡以祖遺田屋歸
併府君取值既而別購田遭旱復還索所歸併已取值
之田府君予之孺人欣然也從府君潛太抱仲兄徒步
走二三百里太湖思常河水暴漲幾漂去孺人為入謹
嚴亦頗機警府君數遇難處事藉其智以濟府君生萬

歷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申時至乙卯十二月二十日
戌時卒卒後十三年孺人日哀泣如初喪遂致疾不起
後凡歲餘昏瞶不省事惟哭泣而已卒年七十有四葬
周家背之陽邑志載府君入文學列傳孺人入慈孝列
傳蓋其略也成都費氏密題年譜曰吾住皖月許宿松
朱書字綠亦來其人長大壯夫談議開通猶有中原文
獻之舊焉篋內藏父仲藻先生年譜取觀之益嘆前輩
遺風至今日而幾絕矣仲藻授徒因亂遂去宿松客潛
山太湖來請授經者非一家故弟子甚衆仲藻性格方
嚴學業端正雖隱遯鄉塾無所表見而鄉里稱篤厚長
者必以仲藻為不可及今字綠又將修先世遺訓以聚
族講求他日獨行傳仲藻必載名郡邑亦當附字綠所
述家誡於後

亡妻沈長君事略

長君姓沈氏名桂字芸閣宿松九成阪人距予家杜谿
五十里父處士一宋字權度母氏尹吳媪所出也與吾
母同族處士有學識家素封中落歲戊申盡室徙潛山
之下新田依羅翁羅翁者吳媪所再醮者也時處士年
三十三止生長君一子女顧愛之甚甫七齡諸大家多
求婚擯不許人多怪之先是天下亂宿松民頑不習新
政顧奉閩廣命數被兵邑人多轉徙老父挈家走潛山
歲甲午予生潛山之敵山沖久之遷上新田距處士流
寓十許里初吳媪字尹有子曰賜於吾母為族子賜從

母嫁羅翁客中少親戚余家與賜往來密予因賜詣羅翁家得見處士處士獨善予使人來言老父喜遂命委禽時予年十五耳明年處士病遷歸九成阪又明年予歸里存問處士處士病病且甚執予手曰吾生無一可者止此女女得子為壻吾死且不恨子才必達予即死幸念予無後來省予墓因大慟灑涕別又明年處士竟死處士家中落遷播久以病歸病且三年家業盡予家遠在潛山長君之母無以自存乃適汪君時長君少依母氏為命又二年老父移歸杜谿居無幾滇黔變起江以南烽火徹天汪君以世亂家有待字女重為累乃速

予親迎是時長君年才十三長君歸年雖幼勤恪特甚寢必深夜起必先衆人躬操作以為常予家自潛山還既困長君倉卒來歸荆布且不具借人四壁無他物又無僮婢賃僕予伯兄病行聽事中不能達階仲兄常負米百里外予授徒嚴恭山下距家七十里數月乃一歸故諸役皆集於長君晨汲夜舂不得息老母憐其幼常往助佐輒不聽甚或足脛瘡水溼鞵鞵猶執勞不少釋又水旱無蓋藏蔬鹽終歲乏未嘗一有尤怨色歸一年老父即世遭喪無以成服衆相視泣長君出布人各五尺許裹頭上不知所自視之則裂幅衾而浣濯之者其

處變濟困類多如此長君勤紡績家衆皆衣其布且間鬻其餘以佐費余館穀益多乃買梨樹塢田二畝有屋四間移居之己未予乃家居教子姪始與長君聚凡十年未嘗遠離予有聲鬻序拔入成均兩兄各為娶嫂買田三頃有奇二族子相依皆為娶婦得婢僕數人此十數年中長君志願少酬時也而敝衣糲食如其初或終月不得肉然飲饌禮儀未嘗缺於老親賓友問予雖遠客不廢也比年予入燕卒事官學遊齊魯晉秦十載中家食少長君心苦之丁卯老母病不省事廁踰皆長君手掖之衾褶穢他人不肯近皆手浣之如是者一年老

母既喪予自燕奔歸詢所附身者長君皆已備未嘗有缺予號痛長君輒引罪未嘗責予忘歸也邑令君以下來展祭長君含哀治具未嘗少失禮老父老母大事皆長君身當之情文無不盡所生男女七今存二男一女子女衣履皆手製兩嫂皆有女教且愛之如己出又性孝睦其母倚之過於子為外弟娶婦凡親戚無依者養之於家予從兄贊老無子來依予所以養之者甚備兄病且死嘆曰予得沈新婦雖子媳何以加死無恨恨無以報沈新婦耳予於族中行最尊雖客於外有爭競聞於長君必多方平之乃己予遠出歲時伏臘兒女謹嘯

長君輒擁被淚溼枕席辛未予行補官學教習例三年授邑令臨行長君輒泣不能語予戲之曰予行汝當封何泣為曰封來恐不及待矣予疑語不祥越四年予授職歸長君竟卒卒後四旬有六日予始聞凶問又一旬始得拊其匱哀哉長君依其父九年依母四年歸於予二十年逮事吾父一年母十五年生於康熙元年八月望後七日壬戌申時卒於三十四年正月望前一日丙子未時年三十四長君患疹疾甚竟日頻呼予若見予者子曉曙女貢與長君同時患疹曙幾殆旋愈乃成服予嘗以四世單弱為慮長君頃拓宅西偏為屋數椽語其弟當為汝姊夫納小婦於此未遂卒長君略知書史未嘗為詩予歸其弟出詩一卷則皆憶予作也及卒惟屬曰子女有父在無慮也吾母老矣其若之何語吾君子當以為累嗚呼長君遂竟死也邪

水滸先生集
卷五

十一



